

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展品非常丰富。书评人董小卷到此一游,与一件特殊的文物相遇,遂拍下来给大家看。这是一块从原始地表切割下来的土壤,取名“考古地层关键柱”。它的体积庞大,具有很强的层次感。考古学家可以据此判断各个时代的归属,也可以确定出土文物的年代。

这是一块会说话的土。这堆土壤的剖面,层次非常清晰:最早是南越国地层,之后是晋、南朝,之后是唐代早期和晚期,接着是南汉早期和晚期,再后来是北宋地层……文化的叠加,赋予了这块黄土厚重神秘的气息。

这方土,是真的“书”。它的每一个页码,都记载了丰富的信息。它就像一块千层饼。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层,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每一个时代的土层,从视觉上来看都有着迥然不同的色泽。在众多文物中间,这堆黄土一点儿也不起眼。但

会说话的土

冯磊

是,它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谁都无法否认。

我突然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念头:那夹杂在泥土中的陶片,必然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那片干枯的苇叶,见惯了春花秋月;还有那半块瓦当,或者是某座宫殿崩塌的遗存……它们亲眼目睹过所谓的盛世,也亲耳聆听过战乱的残酷。它们知道,无数后人所不了解的王朝秘辛。

我吃惊于时光的残酷。那薄薄的一层堆积,其实是几十年、上百年或者数百年的遗存。在每一层黄土下面,都掩藏着无数的故事、无数的欢乐和悲伤,都掩盖着孩子们的读书声、牛羊的撒欢声、底层人无奈的叹息以及权贵肆无忌惮的狂妄。

中间,无数男男女女牵过手,无数婴儿牙牙学过语,他们成长过,恋爱过,争夺过,恨过,纸醉金迷过,媚眼如丝过,笑靥如花过,形容枯槁过,双目迷离过,活过,爱过,边关出征过,战场厮杀过,把栏杆拍遍过,红袖添香过,耳提面命过,大江东去过,晓风残月过,烛影摇红过,汗青记录过。

他们,从大地的深处站起身来,最终又被掩埋在大地深处。

时光被挤干了水分。那见证过无数悲欢的土地,被无数人的脚踩平了,只剩下薄薄的十几厘米,甚至是几厘米。那热闹的人间场景,被删除了爱恋,呢喃,战马,美酒,舞场,盔甲,红楼,

朱雀,马蹄,长亭,古道,红唇,素手,如意,渡船,羽扇,南山寺的钟声,乌江边的呐喊……只剩下半块泥瓦,或者一茎干枯的芦苇,安静地干巴巴地卧在上一个王朝与下一个王朝之间。无所谓欢欣或绝望,也无所谓遗憾与怅惘。

一切,都被风干了,静止了,遗忘了,丢弃了。

每个时代都是这个样子的。古越国如此,北宋如此,元明清也是如此。这是时间的法则,容不得半分例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曾经留下无限感慨的,兴亡,得失,斗争,繁华……最终都化作了一抔黄土,或者一阵风烟。

突然想起晋朝羊祜当年登临岘山所留下的文字:“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伤悲。”

“真是一堆会说话的土。”我想。

近日和老同事聚会,席间邻座的两位悄声问我,“老哥,还记得当年我们在你单位被派出所‘逮住’的事情吗?”怎么不记得。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被单位派出所“逮住”,至今记忆深刻。

那是1975年的一个厂休日,我在单位值班。分厂的两个团干部慕名前来参观码头,我按照制度到派出所开好“通行证”后,便和他们进了码头。在刚刚建成的外海岛式专用码头,他俩第一次看到气势恢宏的蔚蓝色近500米的钢铁引桥,看到桥上杭州湾的波涛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愉悦的心情就像花儿开放一样。正巧,有艘油轮停靠在码头的东泊位作业,于是我们大步流星去一睹她的风采。

其中一位小李提出,今天机会难得,想在码头上和油轮合影。我有些为难,按照当时规定,码头上不能随便摄影,但熟人情面难却,他们利用厂休日来一次也挺不容易。在我踌躇间,另一位马上掏出照相机拍摄,小李也眼疾手快地为“另一位”留此存照。他们邀我合影,我婉拒了,因为我明白,在此摄影不合适。

结果在码头口,站岗的民警通知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猜也不用猜,一定是拍照“惹的祸”。最后,两位朋友乖乖将胶卷曝光。晚上,他们在我的宿舍一脸惆怅:和油轮合影的机会就这么飞了!

同是年轻人,我理解小李他们当时的心情,但我更理解所长的“较真”。办事就应该讲“规矩”,毕竟我们是易燃易爆的企业,我们是担负输送原油的码头,单位的原油罐是当时国内油罐区里的“大哥大”。如果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发生意外就无法弥补了。

拍照『惹的祸』

金洪远

网络新词语

oe

肖能萍

“oe”是 open ending 的缩写,指开放式结局。开放式结局一般并不会给出明确的结局,而是提供与结局关系密切的线索,从而让观众或读者依照自己的联想为作品定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结局。

“oe”一词的出现跟“he”(happy ending 的缩写,指好的结局)“be”(bad ending 的缩写,指不好的结局)一样,都是读者或观众群体为了提高网络打字速度,提升沟通效率的产物。

表妹开了一家蛋糕店,每每有来店订做生日蛋糕的,她都要手写一张贺卡送上。表妹高中毕业就出来闯荡,没有太多文采,不过她的钢笔字写得娟秀端庄,顾客买了生日蛋糕,她就选择合适的祝福语手写在贺卡上相赠。

有人收到表妹的生日贺卡会非常开心,有人觉得无所谓,还有人认为多此一举。表妹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坚持赠送贺卡。顾客的反应和态度不重要,关键是她这样做了觉得特别安心和开心,很有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

时间久了,表妹的蛋糕店生意越来越好。即使再忙,她也一直保持这个习

惯。表妹开蛋糕店,不仅赚到了钱,还交了不少好朋友。亲戚们都说,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用心做事的人。我觉得表妹做事不仅仅是用心,她是带着情怀做事呢。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带着情怀做事

马俊

元。每个行业的状元,都是那种带着情怀做事的人。我的一位同学,毕业后就从政了。不少人觉得,这样的工作很难付出感情。但是我这位同学始终抱定一个信念:为老百姓办实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些年里,他无论在哪个

里任职,都致力于造福一方百姓,口碑一直特别好。因为能力出众,他也在不断升迁。他不仅没有在升迁中迷失自己,反而是职位越高,他的境界越开阔。

平心而论,带着情怀工作是比较难以企及的境界。热爱是第一位的,我们首先要热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热爱,付出感情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工作待我们是最公平的,你跟一个人付出感情可能会被辜负,可是一份付出了感情的工作绝对不会辜负你。

人生短短几十年,如果你有幸做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一直带着情怀做事,这应该算是人生一大幸事了。

桐荫墨趣

茅箱子

李新宇



它被称作箱子,却是茅草做的。馒头出笼了,可以防尘、防虫、防老鼠。它透气且遮光,所以馒头放在里面,既不容易发霉,也不会很快干燥。

可以防尘、防虫、防老鼠。它透气且遮光,所以馒头放在里面,既不容易发霉,也不会很快干燥。

连载

沽水文澜

倪斯霆

十九、“现身说法”谈戒烟

近年来,刘云若已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典型,不仅走进了大学讲堂,而且还被写进了各类现代小说史甚或文学史。但目前面临的窘境是,研究者一方面肯定其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则得出其人生颓废,玩世不恭,而且终身染有“烟霞癖”的结论。那么真相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其同时代人的讲述。

据1948年北平《一四七画报》所刊《记刘云若》一文作者马克吐冷称:“记得敌伪时代,满洲有什么作家协会,打着‘访华’亲善的旗号,到

天津来访问他。那时他正住在旧英租界一个小二层楼上,他的屋门上边有一个小洞,谁去见他,他总要开开小洞看看,当他从小洞中接到‘满洲作家协会’的名帖时,他愤然地把名帖一扔,从洞门口说:什么叫作家协会不懂得,对不起!说罢呼地把门一关,拒绝入内,这些位‘兴亚文学’的斗士败兴而返,到北平以后,在一个座谈会中,大发牢骚说:我们这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到天津去拜访华北的小说家刘云若先生,却遭享以闭门羹,不予延见,这在‘清华文学交流’上,是不胜遗憾的!但是遗憾尽管遗憾,云若却一泄积愤了。”

“当时还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负有使命的日本人,跑到北平一个很有名气的老牌小说家去买稿。这位老先生说:我的稿子可得要八块钱一千字(当时稿费最高的不过五元钱),这个日本小鬼立刻答应,某小说家自以为很得意,但是事后这个日本人却说,我们想出二十元钱,中国人才要了八块钱,所以,八块就八块罢!可是当时日本人虽出借许稿费,却买不

到刘云若的小说”。

同是这篇文章,作者还称:“云若以小说家而现身说法,那要以天津戒烟大会的那一幕最生动。天津的潘骏千医学博士为了拯救黑籍同胞,自费创办戒烟医院,而在戒烟节那天,开了一个大会,这里边安排了一个最精彩的节目,是‘现身说法戒烟’,主讲这个题目的就是刘云若!他以个人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把抽烟人的那点骨头,形容得淋漓尽致,活脱小说家章法。后来,他在‘一四七’上写了一篇现身说法戒烟,说:抽烟的人,当辗转反侧的时候,骨头像一条蠕动的虫,在一骨节一骨节的蠕动。一位大律师看了这篇文字击掌不止,而这时以后的刘云若,好像获得了新生奋然而起。”

此文是当时的人说当时的事写当时的人,没有推理没有猜测更没有隔着时代的“戏说”,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传说完全不同的刘云若。由此可见,对刘云若的创作与生平,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对其研究只能是刚刚开始。

六十二、原英国公学

90多年前的英租界,英国的侨民数量达到顶峰,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渐突出。1926年,在英国租界的剑桥道和马路道之间,英租界工部局奠基建设了这所天津英文学学,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文学学校。1928年,天津英文学学建成并投入使用,学校对所有外国侨民开放,少数的中国富家子弟也能来此读书。

教学楼的飞机楼(建筑外形酷似一架早期战斗机),造型稳重、宏伟,既有西洋古典主义建筑之风,又有英国地方传统建筑的格调。飞机楼的正中门厅是大楼的主出入口,八棵双排塔司干式圆柱支撑着上层平台,形成气势非凡的门廊,大厅内两侧采用爱奥尼克式列柱,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

大楼坐北朝南,正立面和背面均对称,机身和机尾为



原英国公学俯瞰

大礼堂。礼堂内设两层看台,共有600多个座位,这个舞台曾经上演过无数场莎士比亚的话剧,直到今天这里仍是学校文艺演出的重要场所。走上通往二楼阅览室的走廊,高高的拱顶、幽深的楼梯,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魔法学校。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外国孩子,从五六岁入幼稚园,一直读到中学毕业,之后参加统一考试,试卷从英国寄来,全世界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一天同一时间开考,考试通过就可以升入剑桥大学深造。

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波兰籍犹太人爱泼斯坦,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他,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报道。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在这座大楼里,爱泼斯坦度过了自己难忘的中学时光。

出生在天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啸云,也曾在这里读书,她是菊坛几十年来少有的出色女花脸,是我国用英语演唱京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王煜铭 撰文



解说词

剧《赤桑镇》、《铡美案》的第一人。

1947年3月,民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地方行政干部党政训练团,先后举办七期训练班,至1948年10月结束。天津二十中学原书记蒋志介绍:“1949年解放,由市政府接管,把民政局安置在那儿,当时市政府的一些会议基本都在那儿开。”

上世纪50年代,天津的多所学校合并成立了天津市第二十中学,飞机楼并入校园,再次成为教化育人的场所。

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